



□ 12
1326
30



雜
婁
上

1326
30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負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負之器也所運以為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尺也今曲而自曠字野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簫同音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音泰蕤賓音候姑洗音先蕤賓音反實

孟子集註

夷則無射音亦為陽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

也。前漢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召侖之陰，大夏之國，召侖，山名也。

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

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比合也。是謂律，本律十有

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

太蕤，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

夾鍾，六曰中呂，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五音，宮商角徵

焉。趙氏曰：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反。展里。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

天下之法度也。樂聖饒曰：規矩六律，當來皆是聖人

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人也不能平治天下，况後世乎。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

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

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

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爲犧

牲，斷反都玩死刑，必爲去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

仁聞。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

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脯代

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

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

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糲，米之不精者

即芻，洛蓋力制三反，身衣去聲，布衣。木綿，卑帳。後宮貴

妃以下，衣不曳地。每邊重罪，終日不懌，或謀反，事覺

亦泣而宥之，由是主侯益橫，上深

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然而宣王之時，齊國

不治去聲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
不行先王之道故也問孟子告齊軍王曰是心足以王
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朱子曰是
足恃而所謂先王之產云者則可以王爾非謂專恃此
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爾非謂專恃此
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為法
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
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有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
吾心而廣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
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
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而不能
未免於徇利妄作之失譬之喪規矩而欲以手制方
負其器之不至於苦蹶者幾希矣慶源輔曰齊軍
主梁武帝不能行先王之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
之故則異軍王不學無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
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能行先王之
道者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

○雲峯胡氏曰上文云堯舜之道下云行先王之道
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為美意有仁政則
能行此道於外是為良法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
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去
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
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新安陳氏曰引程子前一說以證
證徒法謂不正謂此也朱子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
徒在於法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
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讀法与平價共在固
禮

孟子集注卷之七

詩大雅假詩讀樂音之篇德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

所行不過差不遺志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慶源輔氏曰過差謂

用意過當處遺志謂照顧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直平直不可

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

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敷救被去聲也此言古之聖

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

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

廣矣慶源輔氏曰規矩準繩為方直平直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度

也。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耳目心思於於聖人之身而

已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

使天下之為方直正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

謂不可勝用而二覆天下也。今止言覆天下。今及後世

者舉大可以該遠也。能覆天下。心能及後世矣。百工之

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

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

○雙峯饒氏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

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

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以而成功

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存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

貫前第二節意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

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潮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度音鐸

音同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

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

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

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

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朱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

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志只是冒法以為姦便是失信度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

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陳氏

不識道理易於犯分而為亂矣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

至此所以責其君朱子曰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

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南軒張氏曰三

綱五常人類所賴以生而國之所以為國也上失其禮

以生乎然使禮廢於上而學猶傳於下則庶幾斯道未

泯而猶觀其何行也上既無禮下復無學則邪說暴行

並作而國
陳衰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
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

欲顛覆周室群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
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聖乎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紙毀也

禮
說典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言君不能謂之

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

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

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

朱子曰恭與敬大槩也一
般只是恭意思較闊大敬

意思較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為

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問

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

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

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

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也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

類此其自謂敬者如中庸篤恭書允恭之類恭即對敬

言者有即是敬者如中庸篤恭書允恭之類恭即對敬

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與為善而不

之告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

曰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朱子

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

者則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也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

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

言為治去聲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

當各任其責也南軒張氏曰此章之意欲人君推是心

法先王蓋言不可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聞大

道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後人主聞大

源輔氏曰為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政然

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雲峯胡氏

曰君當盡君之責而莫先於敬臣當盡臣之責而莫先於敬

○**孟子曰規矩方負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反形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負之理

猶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

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

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負之極此孟

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朱子曰規矩是方負之極

便盡得方負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負者有未盡

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

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堯所

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見是事事做得盡

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均為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

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

之法猶規矩之盡方負而天下之為方負者莫不出

乎此也。○南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後之人以堯舜為不可及，是自誣其性者也。不以堯舜所以事君事君，蓋不以厥后為可聖，是誣其君也。不以堯舜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斯民為有恒性，是誣其民也。○雙峯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故人倫，祿子者，真意在當時人君。○新安陳氏曰：君臣之倫，於人倫為最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孟子以堯舜盡君臣之倫，責望世之為君臣者，取法之正，以人性皆善而皆可以為堯舜故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下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矣。解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大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朱子曰：譬如說有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要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

不謹不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南軒張氏曰：如堯舜之為，是由仁之道者也。人君可不審擇其所由哉。○慶源輔氏曰：不仁之道淺深，而其禍有大小。以幽厲視桀紂，則幽厲雖未至於身弑國亡，然死蒙惡謚遺矣。後來孝子慈孫欲改不可，不仁之禍馴至如此，豈不可懼之甚哉。○雙峯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謚。右人謚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謚，公義廢矣。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國紂之所當廢者近在夏桀之世而

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欲人法堯舜而仁

戒人如幽厲之不仁過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

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興存以仁廢亡以不仁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

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為然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桀紂幽厲

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此章明白

峻厲自天子至庶人皆當佩服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大理而已人欲繼而天理滅禍至於此可不

畏哉○雙峯饒氏曰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以土言四體以身言○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不則身弑國亡

而推言之即前篇惡辱而居不仁之意又曰戒人不仁是亦過人欲存天理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入不答

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人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

敬放上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

謂及其仁反其智及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而身無

不正矣詳字貼皆守不止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南軒

曰反身則天理明不能則人欲肆○源輔氏曰自治

半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天下無不歸極言其效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形句前篇○亦承上章而言慶源輔氏曰為治本

求○雙峯饒氏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

皆當反諸己漆箇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

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皆字說得闊不特

說上面三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

無間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密

○新安陳氏曰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因言仁而反

智與禮也仁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

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本於身乃恒此亦承上章而推言

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

去聲是故也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

本則未可舉矣以是而質於大學之言則曾子子思孟

子相傳之學不可誣矣○雙峯饒氏曰國王畿之內天

下皆當反諸己漆箇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

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
家取則於身○新安陳氏曰此章承上章身正而天下歸之意孟子祖大學而言之曾子以大學傳子思子思以傳孟子可見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雙峯饒氏曰集

註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家○潛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

得罪於群臣百姓意蓋如此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孫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恙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公曰善

哉至德不孫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

子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慕尚也心悅誠

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

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

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
○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如晉六卿為

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牛代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本名弘，在宋避諱，以洪字代之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聲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唐書皇甫用，韓傳，韓音博，為同農，卿用度，鑄衰，命嚴，唯以辨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急於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鑄以吏道進，既由裴，斂句，利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群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未罷政事，極語鑄，茲邪苛，列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願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鑄，則四方解矣。請授以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聽。○王承宗邊鎮，王士真之子。

拒命以常山叛，朝廷歇兵布衣，相者救策，詣淮西行營，謂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棣二州，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泣下，乃與獻德兵，淮西拜淮西子，入質，上從之。○韓弘滑州人，憲宗方用為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二千屬光顏，元濟既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從之。○慶源輔氏曰：此承上章家之本，在而言也。君人者，不正其身，所為乖戾，則致人怨怒，其勢必自世臣大家始。故麥丘邑人之後，言亦姓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聲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新安陳氏曰：小德小賢者居小位，大德大賢者居大位。

賢者居大位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處之各當故小德
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惟德是視也若力之
無道之世惟力是視耳天者理勢之當然也問天下無
道如強亦曰天何也朱子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無
則逆其理為強弱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則
德小賢大賢則必然而強也○雙峯饒氏曰小德則
氣就事上說氣便是勢小大強弱以勢言蓋天下有理有
能為即是天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如文王自小至
如此百聖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役此可以見德足以
勝時勢處○雲峯胡氏曰集註嘗以天為理之自然此
以天為理言此則兼以人事言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聲女去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
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字如與入也吳纘夷之
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慶
輔氏曰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令以使人又
不能因時勢之宜屈已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駿絕
也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
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下衰為振起作新之獨不
在我乎而顧為是異言橫涕孟子姑以其說以證小役
大弱役強之事其萎蕭自棄之罪未暇議也○汪氏曰
當有道而順天為有義當無道而順天為直命
絕物即是逆天齊景畏天者也畏天猶保其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
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器樂急教去聲皆若效大國

之所為者而獨取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

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

同為美楚直反慶源輔氏曰所乘蓋天下雖無道然

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新安陳氏

國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

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回而小可大弱可強大國反

為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待洛其時則可矣然凡

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慶源輔氏曰

以啓發學者至矣惟聖人能知時故曰聖人度其時可矣學者燭理既明而經歷之久思慮之深則自然見得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

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

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助語商士商孫子之臣

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紆勿鬱之酒

灌地而降神也新安倪氏曰周禮有秬鬯有鬱鬯以秬

之以和鬯酒名鬱鬯灌乃用之取其助也言商之孫

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

相與

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當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眾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世說德行篇：後漢陳元方名紀，子長弟也。子孝先名忠，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於太丘名寔，常除太丘長乃長文。孝先之祖父也。太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朱子曰：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眾去，抵當他弟。

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取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慶源輔氏曰：不能而為強，大所役，使脩德行仁，如文王則與天為一，而小可大弱，可強，昔之強大者，反為役於我矣。豈非天命之在我乎。○新安陳氏曰：勢之強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強，則聽命於天，而為強大所役，如齊景是也。脩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者，是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音與灾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暴淫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西山真氏曰自古危亂之世君穆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故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背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雙峯饒氏曰要在看樂其所自以為安雖菑自以為利孟子此章說得利害大段甚明分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酈道元云武當縣比

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

此類可見慶源輔氏曰夫不仁之人則雖常言俗語聲入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新安陳氏曰此孔子所以為耳順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

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雙峯饒氏曰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之侮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形旬反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音扶得失之

幾平聲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慶源輔氏曰人心存則仁人心不存則不仁得失之幾至微也存亡之實至著也安利樂得失之幾也亡國敗

家存亡之實也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即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亦承上章而言仁與不仁所謂取之不同

也○新安陳氏曰仁者心存則明哲得失之幾微即能審察之審侮毀伐之幾於自取之初是也不仁者心

不存則昏蔽存亡之已著亦不能辨安其危利其菑樂所以亡是也心存者存天理戒心不存者遏人欲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飛去

聲

民之所欲皆為去聲致之如聚歛功驗然民之所惡則勿

施於民音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

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

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

此漢文帝時鼂錯對賢良策語此類之謂也南軒張氏曰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

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西山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二言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新安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以仁民也故民歸之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鷯也為湯武毆民者桀

與紂也

為去聲毆與駘同懶音聞爵與雀同鷓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

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新安陳氏曰：彼謂湯武此

謂桀紂如魚雀之可全生者在淵叢而得免死於獺鷓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

可得已。

好為王皆去聲

南軒張氏曰：非利人之為己毆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毆，隋

為唐毆。李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毆。表哉。○新安陳氏曰：好仁之君出不仁者皆為毆民以歸之。

其為人毆表哉。○新安陳氏曰：好仁之君出不仁者皆為毆民以歸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

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曰艾，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

艾，之艾固難矣。○唐沒辨然自今畜艾之則猶或可及

一少，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王氏曰：艾以久

為善不畜不足以待人之死。仁以久而熟不積不足以擢國之危。○雲峯胡氏曰：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

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以不可無必為之志。

詩云：其何能淑，載晉及弱。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晉，相也。言今之所

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慶源輔氏曰：至

末如之何矣。詳味引詩之言，則令人惕然。豈有不吝仁已者矣。○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

要在所為動靜所處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毆民以害之其王天下也孰禦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

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

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

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

至皆可漸子廉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

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

愚之不移也朱子曰自暴者所言必非詆禮義說沒這道理是之謂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

是不足與言也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知有道理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仁義之美彼必割斷了不肯做是不足與有為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棄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自棄絕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形句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

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舍上聲哀哉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

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朱子曰曠也

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

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導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雙峯饒氏曰：前兩說自暴自棄兩等。後面說不居不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不能為底只是為之不勇耳。尚息那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新安陳氏曰：貞誠二字當令人發深省。夫自暴者非詆天理既不可與言故絕望之。自棄者猶知天理之為美特甘於不能故以本有者開示之復哀憫以警儆之。猶致望之意焉。此學者所以不可不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通爾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久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久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上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

通

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南軒張氏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

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豈非道之邇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係乎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數語。非三王之治可得而雅矣。○雙峯胡氏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為之當然。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及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

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

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奮勵欠了他底

○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實有反求於心不誠是下曾

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

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下誠矣○發上信友

等皆以有道言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悅苟

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諛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

悅乎親真行助長以求誠其身皆是也所謂誠身能實

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慶源輔氏曰人孰無

為善之心然隱微之際有一毫自欺之意則其心便不

實矣人孰不知善之可為然不能即去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識則所知者或未必真矣游氏曰

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新安倪氏

以證此章致知即所以明善也但誠意則以自脩之始

言誠身則以自脩之成言誠意正心脩身皆該於誠身

二字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

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

矣慶源輔氏曰游氏之說始則不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

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問思誠

善否朱子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

物致知思誠自是致知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

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

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理無不實寒便是寒暑

便是暑更不待使他待地聖人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

時恐猶有不義處使須着思誠之以野天道之本然也審

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至誠之野天道之本然也審

思明辨自強不息思誠之事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慶源輔氏曰：有感必有應。驗便是應。處極其類是也。誠則合內外。平物我。感與應皆非自外也。此其所以無有不動也。○雙峯饒氏曰：人要為君取信，必須朋友稱譽薦進。然朋友所以稱譽，人能脩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是不說於親，則何可稱之有？能說親必出於誠心，乃可。豈是推原誠身效驗如此？若說誠身工夫，則無間於事親取友。事君治民之際，誠到至處，自能動物。則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分矣。○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雲峯胡氏曰：此所謂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王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誠者，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先也。為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蔡氏曰：子思以誠之言入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於學者。

用功尤為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本學章句曰：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要。於此可見中庸大學之相為表裏。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庸大學之相為表裏。裏曾子子思孟子之相為授受者，益不可誣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詳去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詳去作興皆起也。言未王起，蓋何不也。西伯即末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聲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伯出獵過於澗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孤獨庶人之老皆無棟梁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
狂也慶河輔氏曰恐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
其求也為有求仕之意故明辨之太公之初歸國
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
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
之心歸之其子焉往焉於

二老伯夷太公也太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
尚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

所引張氏曰張良歸項氏以亡孔明在蜀資糧錢
亦庶幾為當時之老者其所繫輕重因如此○慶河輔
氏曰眾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其義則謂眾人之
父爾○饒峯譚氏曰既有齒又有德故謂之大老若常

人則是年謂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實與
老而已

此合漢高帝元年二月項羽立沛公即高祖為
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

等三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
勸之蕭何諫曰始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誅與
臣同於一人之下而信伸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
臣願大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
秦天下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察也慶
輔氏曰蕭何之說意欲為此以圖天下有為而為所謂
無也才士之為此則初無所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
也二老之歸心
其自然之應爾

諸侯有行末主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采也為室為室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

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康魯鄉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聲土地之攻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受也天地大

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况於人命可不重哉○和靖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為之強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慶源輔氏曰率猶循也由也率土地而食肉謂以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言罪大而刑小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同

善戰如孫臏音牝齊威王臣吳起衛人為魏之徒連結諸侯如

蘇秦洛陽人張儀衛人之類辟開墾反口本也任土地謂分土

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魏人盡地力反商鞅反開

良善也。眸子自瞳乎也。瞳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目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慶源輔氏曰：心正則安裕完固，故其神暢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驚掩者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也。都不能有所識別矣。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音搜。廋於廋反。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南軒張氏而及參之。以眸子則無所遁矣。此言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異。夫子之言為旋觀其人說。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若夫眸面盡背施於四射。四体不言而喻者，則望而知其為德人。有不待考察者矣。

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頃刻而有邪一萌，諸中而昭昭然，不可掩矣。可不懼哉。西山真氏曰：目者精神之所發，而心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勿軒能氏曰：孔子之觀人，是觀乎其內。孟子是觀乎其外。二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新安陳氏曰：趙氏註目為神候，精之所存，存而察之，善惡不隱。蓋以在察，解存乎人之存字。然以易辭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之類，觀之只輕輕說過，不必訓為察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入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雙鏡氏曰：孟子就每入奪人上說，見得非泛言恭儉，亦是為國君言之。當時國君必有名為恭儉者，但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雲峯胡氏曰：孟子嘗言賢君必恭儉。

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者必禮下而不侮人儉者必
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侮者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否
則惟恐人不順己。驕侈之欲耳。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
偽不侮不奪者恭儉之實事不以聲音笑貌為者恭儉
之實德有是實德則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音
笑貌載爾偽耳。天理人欲之分誠實虛偽之判也。其亦
擴天理而遏人欲與。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
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
授受以遠聲別必列也禮之經也禮記內則男不言
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援救之也權稱去聲直垂
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此釋權而得中是

乃禮也稱之曰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等處皆須以權
錘之為物能輕重以取乎故曰權錘也在衡有用
犀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乎亦猶人之用
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
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禮記
曰若是經禮更何須權惟是那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
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若權而不得中則陷
乎漢儒權變權術之域矣豈可謂之權乎新安陳去
不背乎經者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
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字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與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
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在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
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
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朱子曰古人所以救世
天下豈一手可援哉○南軒張氏曰不援受固禮之經
嫂溺則遭變矣援以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
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為不
其經也與哉因言孟子在今日似當少貶其道用權以
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
援之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
也經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
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
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去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
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
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朱子曰
教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則經所未學必
有以知之又奚問焉陳亢稱君子遠其子亦可見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

龜山楊氏曰：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於親教之其勢必至於

於責善。南軒張氏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行也。新安陳氏曰：父子主恩，朋

友責善，當主恩而行責善。○王氏曰：父有爭，下同。子何

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

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慶源輔氏曰：王

正意責善，謂責之使必為善也。責之使必為善，則便有

使之指其所能去其所劣之意，故必至於相傷。至其所

為或背理而害義，則豈可坐視而不言？故仕子則曰：爭

在父則亦當戒切之也。○雙峯饒氏曰：王荆公所謂爭，

則下氣怡聲和悅以爭之，所謂戒亦訓救之而已。○新

安陳氏曰：父之於子，主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

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教戒之。若懼傷恩而全不

教戒，及其不肖，徒諉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此所謂

惡而敗子矣。孟子之言經也。此所云權也。權以濟經，非反乎經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

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新安陳氏曰：初言事君事

長，皆事也。事親為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

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為一

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上聲。○新安陳氏

事之身正則家齊國治去聲而天下平新安陳氏曰此守

○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

二者平說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

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曰亡

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

也養去聲復

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

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

曰此餘者其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

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

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

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南軒張氏曰守身

其道將何以事親反復言之欲人以守身為事親之本

也若曾子者可謂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矣故舉其養

志之事以為人子之法○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

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人異

聲視於無形至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

况於先立其意然後為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

心志之虧乎○錢峯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

意思曾子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

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蓋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會

未便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為養親之法凡有好

底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

承順要喻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曾元作

兩箇例頭是事親者須是養志若養口體未也○孰安

陳氏曰此章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

實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

之戰兢臨履得正而斃尤善守身而辭未之及集註於此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一毫啣其親之志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已間所謂此身以承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親之道故舉其養志之事者最為得之云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去聲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程子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為為事君若足者矣未嘗聞其以為有餘也周公之禮乎又曰子之事

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儘可以免責耳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入臣所不能為可乎○慶源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為養親之大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謫問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名度字孝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謂使之歸于正○蔡氏曰非心非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久之非僻之心也

不足過適與適同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

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于正而國無不治去聲矣新安

曰仁本義用正包仁義言之仁義所以正也集註所以不提仁義大人者大德之人正

已而物正者也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

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

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

此意○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

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

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

篇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扶音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

去聲者能更平聲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

更之後復扶又反有其事將不勝平聲矣人人而

去上聲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去

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

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朱子曰孔子不能

格齊宣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南軒張

氏曰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

孰知其才在於君心又孰知格字義分曉所謂大人者道

全德備譽至足以弭其邪心容色足以消其逸志非但

取辨於頰舌之間諫爭之際而已也然無大人之德與

學而有言責者則又不可以是藉口○雙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卷之七

三十一

虞度也。吊氏曰：行骸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

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

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

可以是以輕為進退。慶源輔氏曰：集註既得孟子太意，又

譽本饒氏曰：我去譽他人之譽，平聲。得此譽於他人去聲。

譽本是我人之美處，但對毀字說，則二者皆有不得其

真之意。○雲峯胡氏曰：毀譽已自是非真，况脩己而遽

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已。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

於失人。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

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

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去聲而言

之與？音余。○慶源輔氏曰：謹言語自是

君子之庸行，尚待於有責而後然。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

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安，又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陳氏曰：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為人師，而人

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為人師，而人未必

心悅誠服以師之。○雲峯胡氏曰：通上章兩人字，為泛

然之衆人而言也。與大學正心脩身兩章之人字不異。

○樂正子從於子教之齋

子教音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

言也？

言也。子來幾日矣。曰：替者用替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啓上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

可知矣。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

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新安陳氏曰：從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

好聲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

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新安陳氏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能好善而篤信

之。惟好聲篤信，所以勇於服義，自以為罪，亦可尚也。

○樂正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

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舖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

正其罪而切責之。

朱子曰：王驩齊幸臣，蓋欲自託於孟

與言，而公行子又不與言，絕之深矣。樂正子不察輕身

從之意，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故以舖啜罪

之。若孟子所以去齊，其詳雖不可考，疑難以是積憾而

遂去也。○南軒張氏曰：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刑於子

敖，故舍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此

罪，所以分作兩章。樂正子來，孟子不欲便責之，後卻正其

罪，所以分作兩章。樂正子來，孟子不欲便責之，後卻正其

罪，所以分作兩章。樂正子來，孟子不欲便責之，後卻正其

雖來省糧食之費視為糶或糶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糶或糶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

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

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慶源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謂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儒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者情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因循苟且亂常弗理不仁之甚也故於三者之中最為不孝之大者○雙峯饒氏曰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之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考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趙氏以意度說自好所以朱子不破其說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

也新安陳氏曰告者禮之正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

而得中則不離聲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

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

體道者不能用也新安陳氏曰體道謂全體蓋權出於

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

天下之罪人也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堯得以命瞽瞍使

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

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弑君此處君臣之變

要而孟子謂君子以為猶也。此處父子之變而不能然。其
正者也。然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
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集註於前
章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
不然。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於此章曰：若父非瞽瞍，子
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皆所以補孟
子未足之意，嚴萬世之大戒，而扶植君臣
父子之綱。集註之有功於世教也，大矣。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
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
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
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朱子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
名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
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實，愛人利物無非是。

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義。事
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事
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
事業之間焉。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
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處。義之實亦然。○
屬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朱子曰：以爲其意亦猶
此。何耶？蓋有子言仁，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偏言之
仁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推
其事親而孝，從兄此孝弟所以爲仁之本也。分而言之，
則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所以爲仁之實也。○西山真
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只在事親從兄。蓋二
先體認踐行於此，而充實之則其道生。生而不窮，則
悠悠然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勿軒熊氏曰：此實
字之訓，當如核之實。○新安陳子曰：洙四言仁，孟子
始每言仁，義言仁，渾淪言之。言其理一也。故總言
弟以明親親，見親親爲仁。代愛物，事親爲仁之實。從兄
言之，言理一中之勞，殊者也。故以事親爲仁之實，從兄

為義之實也。集註謂有孝弟之意，亦猶此者。蓋以本立於孝弟，而仁道自此而生。與仁義之實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彩亦皆自此而生。此意有相似者耳。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

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反。容無

所勉強，聲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新安陳氏曰：手舞足

蹈，天理之真樂形見於動容之間，而不自知者也。○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貞

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

之密而樂之深也。朱子曰：此一段緊要在五箇實字上。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將

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尊賢，便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實字緊要。○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此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握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節者等級也。文是裝裹得如外，降揖遜之類也。○蔡氏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禮仁嘉會利物皆一意。

此處則道理自然生。此章不言信者實信在其中。此章有經理自然義是經禮樂智是緯。蕭田黃氏曰前四箇最要者所以樂所以生者如何生字與實字相實是箇生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腔殼子裏。就體認存事親從兄是從源頭發見處。就成孰結果處說。處說節文是就織者微密處說。樂是就成孰結果處說。生惡可已如頑果不食善端萌蘗更無歇時足踏手舞只是形容枝幹暢茂花萼敷榮可玩可悅處。○張氏勗老曰孟子所謂實印有子所謂本本立而道生與樂則生矣此兩生字最可觀譬之果木有根本而後生枝葉有枝實而後生萌芽生則惡可已也。果木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足之踏手之舞也。○雲峯胡氏曰前兩實字是就人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新安陳氏曰味必字與然後字集註實歸重於知而邪去之智智配貞貞者正而固也。果能於事親從兄知之既明守之又固然後節之密樂之深始可言耳。密與文理密察之密同禮之節文不厭其密樂至於生惡可已舞隨而不自知斯可以謂之深矣。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父。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由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是為字則愈密矣。朱子曰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固有人承順顏色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此所以為尤難也。○雙峯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為合乎道。所為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諭之於道。用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做道理承順其志而諭於道。為人子

不特得父母之心。又論父母於道。方謂之孝。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

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音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

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書舜典。瞽瞍

罪象傲克。謂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言舜及瞽瞍之子。不幸遭父頑母嚚。及其異母弟名象者。亦驕傲。而能以

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大禹謨。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言舜敬其子之

職事。以見瞽瞍。夔夔然莊敬戰慄。雖瞽瞍愚頑。亦且信而順之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

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

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

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

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新安

定。以分言。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

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南軒張氏曰。事親之道。人

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如益於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

瞽瞍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又曰。舜為法

於天下。豈特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之

為人父子者。亦莫不定矣。嗟夫。為人子者。何以大舜為

不可及。而不取法於舜。能自誣其天性。欲取法於

舜。如之何。亦曰反身而誠而已矣。○李氏曰。聖人

遇此人。倫之變。却能回變為常。返逆為順。所以可為法於天下。而傳萬世也。○李氏曰。名。順

中。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恭為

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曰昔羅仲素語。云只為盡天

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美之曰唯此而後天下
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
有不是處耳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後居延平翁姓陳名權字望中廷平人慶源縣氏曰孝子
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順之所以負罪引
隱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約
而盡質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母之不是皆已之不是
也己既是以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又推其極而言
之亦事理之實也○西山真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
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引以為己之
隱惟見曰瞽瞍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
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
事之親惟患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為
孝老哉是故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
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
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心以舜為法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七

丙午冬十二月十三日講



